

中國邊疆史志集成

新疆史志

第四部

2

全國圖書館文獻
縮微復制中心

新疆圖志

辛亥冬月

少魯題

鐵

晤商反覆辯論疊經電報總理商門隨時恭呈

御鑒欽奉四月初五五月十九七月十七三十八月初
五等日軍機大臣密寄

上諭令臣據理相持剛柔互用多爭一分即少受一分
之害

聖訓周詳莫名感悚臣受

恩深重日擊時艱統籌中外之安危細察事機之得失
苟獲稍酬高厚敢不勉竭駑庸無如上年條約章程
專條等件業經前出使大臣崇厚蓋印畫押雖未奉

御筆批准而俄人則視爲已得之權利臣奉

旨來俄商量更改較之崇厚初來議約情形難易迥殊
已任

聖明洞鑒之中俄廷諸臣多方堅執不肯就我範圍彼
各有忠於所事之心亦無怪其然也自布策回俄向
臣詢及改約諸意臣即案七月十九日致外部照會
大意分條繕具節畧付之布策不置可否但云奏明
俄君意若甚難相商者臣屢向熱梅尼處催詢各條
彼見臣相逼太甚遂有命海部尙書呈遞戰書之說

臣不得已乃遵總理衙門疊次電報言可緩索伊犁
全廢舊約熱梅尼又欲臣具牘言明永遠不索伊犁
經臣嚴詞拒絕而微示以伊犁雖云緩索通商之務
尚可與商旋接外部照會除歸還帖克斯川外餘事
悉無實際爰據總理衙門電示分列四條照覆外部
又與之事事面爭熱梅尼等嫌臣操之太蹙不爲俄
少留餘地憤懣不平市策又以通州准俄商租房存
貨暨天津運貨准用小大輪船拖帶兩事向臣商論
臣直答以原約之外不得增添一事雖其計無可施

而蓄怒愈深矣臣日夜焦思深恐事難就緒無可轉
圜適俄君臣黑海開部諭令外部無使中國爲難於
無可讓中再行設法退讓但經此次相讓後即當定
議云云外部始不敢固執前議於十一月二十六日
送來照會兩件節畧一件第一照會言此次允改各
條中國若仍不允則不得在俄再議且將外部許臣
商改之事全行收回第二照會言交收伊犁辦法三
條節畧中則歷敘允改之事約有七端臣請逐款詳
其始末第一端曰交還伊犁之事查原約中伊犁西

南南境分歸俄屬南境之帖克斯川地當南北通衢
尤爲險要若任其割據則俄有歸地之名我無得地
之實緩索之說誠屬萬不得已之舉否則

祖宗創業艱難百戰而得之土地豈忍置爲緩圖臣奉
命使俄後通盤籌畫必以界務爲重者一則以伊犁喀
什噶爾兩境相爲聯絡伊犁失則喀什噶爾之勢孤
此時不索再索更待何時一則以伊犁東南北三界
均與俄兵相接緩索後不與議界恐致滋生事端若
竟議界又嫌跡近棄地而又慮其得步進步伊犁雖

已緩索而他事之爭執如故也嗣因挽留布策非將
各事畧爲放鬆不可遂舍西境不提專爭南境相持
不下始允歸還然猶欲於西南隅割分三處村落其
地長約百里寬約四十餘里臣檢約輿圖該處距莫
薩山口最近勢難相讓疊次厲色爭辯方將南境一
帶地方全數來歸其西南隅允照前將軍明誼所定
之界第二端曰喀什噶爾界務從前該處與俄接壤
者僅正北一面故明誼定界祇言行至葱嶺靠浩罕
界爲界亦未將葱嶺在俄國語係何山名照音譯出

寫入界約今則迤西安集延故地盡爲俄踞分界誠
未可索崇厚原約所載地名按圖懸擬未足爲憑臣
愚以爲非

簡派大員親往履勘不可吉爾斯必欲照崇厚原議
者蓋所爭在蘇約克山口也臣答以已定之界宜仍
舊未定之界可另勘吉爾斯躊躇良久謂此事與中
國有益非俄所求旣以原議爲不然不妨罷論臣慮
界址不清則釁端易啟特假他事之欲作罷論者相
爲抵制布策又稱原議所分之地卽兩國現管之地

臣應之曰如此何妨於約中改爲照兩國現管之地勘定乎最後吉爾斯乃允寫各派大臣秉公勘定不言根據崇厚所定之界矣第三端曰塔爾巴哈台界務查該界經明誼奎昌等分定有年迨崇厚來俄外部以分清哈薩克爲言於是議改考之輿圖已占去三百餘里矣臣每提及此事必抱舊界立論吉爾斯知臣必不肯照崇厚之議始允於崇厚明誼所定兩界之間酌中勘定專以分清哈薩克爲主所辨直綫自奎峒山至薩烏爾嶺者即指崇厚所定之界而言

也日後勘界大臣辦理得法或不至多所侵佔以上
界務三端臣與外部先後商改之實在情形也第四
端曰嘉峪關通商允許俄商由西安漢中行走直達
漢口之事總理衙門駁議以此條爲最重疊議商務
者亦持此條爲最堅蓋以我之內地向無指定何處
准西商減稅行走明文此端一開效尤踵至後患不
可勝言外部親臣著重在此許爲商改及詢以如何
商改之處則云須各大端商定再行議及臣親詣布
策寓所告以事關全局儻不見允則餘事盡屬空談

詞意激切布策言於吉爾斯於是允將嘉峪關通商
仿照天津辦理西安漢中兩路及漢口字樣均允刪
去不提第五端曰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之事查松
花江而直抵吉林愛琿城定立條約時誤指混同江
爲松花江又無畫押之漢文可據致俄人歷年藉爲
口實崇厚許以行船至伯都訥在俄廷猶以爲未肯
滿志也現將專條徑廢非特於崇厚新約奪其利直
欲爲愛琿辯其誣臣初慮布策據情理以相爭無詞
可對故擇語氣之和平者立爲三策一徑廢專條一

展行船之路於三姓以下酌定一處爲之限制三仍
允至伯都訥但入境百里即須納稅且不許輪船前
往卽策均不以爲然適奉電

旨責臣鬆勁於是抱定第一策立言務期廢此專條布
策猶糾纏不已吉爾斯恐以細故傷大局不從其言
遂允將專條廢去聲明愛琿舊約如何辦法再行商
定第六端曰添設領事之事查領事之在西洋各國
者專管商業其權遠在駐紮中國領事官之下故他
國願設者主國概不禁阻臣此次欲將各城領事刪

去外部各官均以爲怪遂將中國不便之處與之說
明吉爾斯謂領事之設專爲便商起見係屬實主兩
益之事中國既有不便即僅於烏魯木齊添設一員
何如臣因其多方相讓礙難再爭而總理衙門電鈔
編修許景澄摺內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烏魯木齊
三處均設領事其次爭烏魯木齊烏里雅蘇台兩處
等語臣乃復見布策懇其商改節畧內始將烏魯木
齊改爲吐魯番餘俟商務興旺時再議添設第七端
曰天山南北路貿易納稅之事新疆地方遼濶兵燹

之後彫敝益深道遠則轉運維艱費重則行銷益滯
招商伊始必限以行走之路納稅爲輕臣因將原約
內均不納稅字樣改爲暫不納稅俟商務興旺再訂
稅章查西例納稅之事本國可以自主日後商情果
有起色卽伊犁等處亦不妨逐漸開徵以充國課以
上商務四端臣與外部先後商改之責任情形也此
外節畧所敘則又有償款一端凡商改之事益於我
則損於彼熱梅尼布策等本有以地易地之請臣稱
約章事祇可議減不可議增彼遂謂中國各路徵兵

顯欲構釁俄遣船備邊以相應耗費廬布一千二百萬圓向臣索償且言如謂未嘗交綏無索兵費之理則俄正欲一戰以補糜費等語臣答以勝負難知中國獲勝則我國亦須償我兵費彼之言雖極恃強臣之意未爲稍屈旋接總理衙門覆電囑臣斟酌許之至多不得逾二百萬兩又電言如無別項糾纏統計約五百萬兩償欸即可商定云云臣見吉爾斯執梅尼等始則爭易兵費之名繼則爭減代守伊犁償欸之數久之執梅尼謂遲一年收回伊犁又加還帖克